

铁 血 洪 武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冀)新登字 006 号

中国帝王系列
明太祖朱元璋
铁血洪武
孝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375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9.80 元

ISBN 7-5434-2742-7/I • 267

内 容 提 要

朱元璋刚猛治国，利用“空印案”、“贪污钱粮案”、“文字狱”、“积年害民之官案”、“胡惟庸叛国案”、“蓝玉谋反案”大量诛杀文武大臣，以保朱家王朝长治久安，然而祸起萧墙，皇子之间的夺嫡斗争为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隐患。

韩林儿旧部银花郡主等接受招安，驻守明朝北陲。北元被彻底击败后，朱元璋将银花郡主等全部毒死。

宋国公冯胜被皇帝赐死，他恐死后家中妇女遭受污辱，家宴中毒死全部女眷，其义女、女儿秀梅、冯文敏同时被害。年轻有为的郭忼几经坎坷，悟透了现世之险恶，于秀梅、冯文敏被害时，也饮毒身亡，亡前举行婚礼，亡后三人合葬。

狡兔死走狗烹，北元亡元戎诛。多少英雄豪杰，一时烟飞灰灭。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冯太君诚恳求避祸 华府尹刻意图立功	(18)
第二回	华克勤假公进谗言 朱元璋因忌动杀心	(36)
第三回	情切切冯文敏救夫 意绵绵朱元璋恋美	(52)
第四回	击朝鼓李文忠保本 斩乱麻朱元璋杀廖	(73)
第五回	老军师两卜神仙卦 小先锋初传皇帝谕	(92)
第六回	老军师三课神仙卦 小举子再进婵娟堂	(110)
第七回	固统一深议南北情 示无贰偏取春夏榜	(124)
第八回	差了念头元璋寻祖 遂其心愿伯温说媒	(136)
第九回	鬼话连篇竟受上赏 忠心一片却遭酷刑	(151)
第十回	千余工匠无辜受戮 一代名君因计弄险	(168)
第十五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奇怪女请教奇怪文	(192)
第十二回	朱元璋左计除良臣 胡惟庸违心受密旨	(207)

第十三回	催命符元璋送巨参 飞来诏心顺失聘妇	(224)
第十四回	传情书梅竹双受责 赈灾民帝相两相难	(242)
第十五回	论功过惟庸说古人 讲治乱元璋授密旨	(263)
第十六回	四川运粮郭忼升官 京师求雨道衍妆神	(280)
第十七回	朱元璋偷情沁春园 郭心顺获罪直言书	(299)
第十八回	胡惟庸暗遣北元使 朱元璋鞭死枭悍将	(316)
第十九回	文字狱兴儒士噤声 空印案起守牧丧命	(328)
第二十回	惊车轧人胡琏种祸 泄密媚相张煥丧生	(346)
第二十一回	计成连环皇帝高招 宝赠遗腹丞相妙着	(361)
第二十二回	毛指挥查抄宰相府 马皇后保全学士家	(378)
第二十三回	采野花皇帝知民瘼 解怪联郡主赚贵妇	(394)
第二十四回	受猜忌垂泪吃蒸鹅 坐贪污飞血画供状	(425)
第二十五回	问疾苦元璋动杀伐 作雪令道衍露野心	(445)
第二十六回	冯文敏连坐窜荒服 任全子全身求假供	(462)
第二十七回	乱招供勋臣遭党祸 苦劝谏太子投莲池	(487)
第二十八回	朱天子暗入武臣宅 宋国公明点亲王府	(503)
第二十九回	太子死狱成蓝玉党 元戎诛火烧功臣楼	(520)

第三十回	众绿林恨归碧云天.....	40)
	一红颜心碎白雪地	
第三十一回	血淋淋宦海实险恶.....	(556)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尾声	(573)

铁 血 洪 武

孝 廉著

明太祖朱元璋



河北教育出版社

元朝统治土崩瓦解，形势喜人！

不幸的是，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彭莹玉首先在杭州失利，后来被叛徒杀害；接着刘福通杀害杜遵道，独揽朝政；再接着，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杀，另一个部将明玉珍大怒，于成都独立，建夏国，江汉流域的起义军大受削弱。

趁起义军的接连内讧，元朝统治者趁机反扑，派出察罕帖木尔和李思齐两个悍将，率大军绞杀起义。

为挽救危局，小明王韩林儿王朝主动进攻，先后派出了远征军三路：东路毛贵等征山东；中路关先生等征大都；西路李喜喜等征甘陕。这三路远征军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中路军焚毁了元朝的上都，东路军大败了凶恶的察罕帖木尔。然而，由于悬军深入，没有后援，又缺乏战略配合，终于被元军各个击败。

三路大军的远出及失败，小明王身边空虚，先败于察罕帖木尔，退守安丰；又败于张士诚将领吕珍，刘福通战死；小明王只得向朱元璋求救，被朱元璋接到滁州。

要是这时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尔合兵南下，局势真不堪设想！幸而察罕帖木尔被东路远征军将领刺杀，他的军队由其外甥王保保统领。元顺帝赐王保保名为扩廓帖木尔，让他总制天下兵马，向起义军进攻。然而李思齐等不服，和王保保在中原大打起来，元顺帝多方调停无效……

正是李思齐王保保间的内战，才救了江淮起义军。

朱元璋和陈友谅也于打蒙古人之先自家火并起来，鄱阳湖一战，陈友谅败亡，朱元璋成为势力最为雄厚的一支起义军，自立为吴王。

随后，朱元璋向张士诚进攻，折断其两翼湖州、杭州，眼下正围攻其京城平江（今苏州）。

朱元璋的声威震动南北，举世瞩目。

退居滁州三年来，小明王身边仅有的一些战将都被朱元璋一个个地要走，连身边的侍卫太监，也大都换成了朱元璋的人。目睹这种情形，王琳万分担心：在小明王羽翼下逐步羽翼丰满的朱元璋，会不会恩将仇报，啄食母睛呢？他与小明王的心腹爱将银花小姐、彭普胜及御史大夫丁玉，终日惴惴不安。

五天前，丁玉被请到应天，前日回来禀奏说，吴王已为皇帝治好宫宇，还请求小明王将八岁的银铃公主下嫁给他刚十二岁的世子朱标，同时他请丁玉为媒，将他才五岁的长女临安公主许配给小明王的大将军彭普胜的侄子。·

王琳与银花小姐和彭普胜等人，犹恐其中有诈，仍不放心。

昨天，王琳奉小明王先走，银花小姐和彭普胜、丁玉护送着皇帝的宫中器物落在后面，在中途平安过了一夜。廖永忠和他带来的军校，一路执礼甚恭，不仅对皇帝很尊重，而且对王琳等皇帝的旧人也很尊重，王琳这才大放心特放心了，和银花郡主沟通消息后得知，运送器物的吴王兵将，对她和彭普胜也十分尊重，便彻底放心了。因此，王琳不由一扫几年来的抑郁，放怀高歌。

廖永忠从后面走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道：

“王千户，你我同去叩见陛下，请他进膳吧！”

王琳点头同意，和廖永忠进了韩林儿所在的船舱。

此时，韩林儿正与皇后刘氏、女儿银铃拥着火炉闲谈。廖永忠一跨进舱，便向皇帝皇后行跪拜大礼。

韩林儿忙起身来扶，道：

“将军智勇超群，忠心耿耿，炎宋栋梁，不须拘礼，行旅之中，更要简便一些礼仪。”

廖永忠答道：“圣上圣后面前，末将岂敢放肆？来时吴王曾教谕，任何时候，君臣之礼不可废。”

韩林儿叫宫女奉茶。廖永忠接过，谢了恩，这才请示是否马上进膳。

韩林儿见天色已晚，便同意开宴。

廖永忠退出舱去，不一时便带着宫女们捧进饭食来，还解释说他怕不清洁不精致，事事都是他亲自过问的。

韩林儿很感动，便要廖永忠和王琳一同进膳。廖永忠几次推辞不了，便含泪谢了恩，和王琳对面而坐，在下首相陪。

酒过数巡，君臣都有些微醺了。韩林儿见廖永忠目不转睛盯着一个宫女，笑问道：

“将军年龄几何？”

廖永忠在第三次询问时方才听见，收回目光，红了脸答道：

“虚度四十有四。”

“正是大好年华。这个竹姓宫人才貌颇不恶，就赐予将军，以褒奖将军的忠心。”

廖永忠连忙跪下谢恩。

王琳忙把盏祝贺。

又饮了几巡，廖永忠起身告退道：

“臣不胜酒力，告罪了。请陛下早早安寝，以免风寒。王千户，上半夜由末将宿卫，下半夜请将军执戈。”

韩林儿让竹氏宫人跟着廖永忠去下舱。王琳送到船舷旁。

廖永忠到了底层，把竹氏带到自己的卧室，叫过自己的侍卫长赵兴嘱咐道：

“长胜，留下一个卫士在船上警戒，其余的全下小船上岸，去接银花郡主。”

赵兴，字长胜，不过二十来岁，身材魁梧，他当下给廖永忠留下一个年长的麻脸卫士，便执行命令去了。

廖永忠叫过那个麻脸卫士附耳吩咐一番，末了高声说道：

“着意警戒，休得有失，不然提头来见！我们专程来迎万岁，干系非轻，若有差池，非但你们，便是我，也要吃吴王处死！”

麻脸卫士答应着走了，他没上二楼，却进了底舱。

廖永忠进了卧室，闭了门，把羞涩不已的竹氏搂在怀里。

当宝帐掀起时，但见竹氏心醉神迷地枕着廖永忠的手臂，入了梦乡。

然而廖永忠却睁开了眼睛，他轻轻地推开竹氏的头，抽出胳膊，起了床，蹑手蹑脚地出了卧室，走到卫士休息的船舱，见那麻脸卫士正在饮酒，便问道：

“妥当了么？上面有何响动？”

“全妥当了。小的拔去了好几块板的钉，一点响声也没有。上面的人全睡得像死猪，只万岁爷还在和一个妃子作龙凤交会。嘻嘻，嘻嘻……”

“走，马上下小船！”

及走到拴小船的舷梯边，那麻脸卫士见竹氏不在，惊问道：

“大人，竹夫人为何不带走？”

“谨防她走漏消息。”

“这——大人，如花似玉的一个美人，太可惜了。”

“少噜苏！走漏了消息，吴王会要我们吃饭的家伙！”

“大人。”麻脸卫士想到那个美如天仙的人儿就要葬身鱼腹，大觉不忍，仗着救过廖永忠的命，突然跪下叩头道：

“大人，把她赐给小人吧，小人会叫她说不出话，永远不走漏风声。”

廖永忠一怔，随即无声地抽出宝剑，只一挥，那卫士的头颅便落到甲板上，滴溜溜乱滚，双唇兀自张合着。廖永忠又飞起两脚，把那头颅和身躯踢入江中，然后手起剑落，几下剁断铁锚上的铁链。

楼船立刻倾斜起来。

廖永忠跳入小船，操起桨，割断缆绳，向南岸划去……。

片刻之后，御舟在暴风雪中剧烈倾斜，迅速下沉，御舟上陷入一片混乱。

韩林儿和妃子滚落到地板上，高声向隔壁的卫士们呼救；王琳等卫士也滚落到地板上，挣扎着想站立起来，黑暗里却什么也看不见；刘皇后和银铃公主哭叫着寻找韩林儿……。

王琳首先冲到甲板上，借着宫灯一看，右边的底舱已经进水，系着的小船没有踪影；他心中着忙，怕廖永忠出事，跑到左边一看，底舱也快进水了，小船也没了踪影。

他随即听到竹氏的哭喊声。

他忙跑下底层，冲进廖永忠的卧室，只见竹氏赤裸着身子跪在地板上挣扎，总是站不起来。

王琳用一床锦被披在她身上，抱了往外就走，他才从竹氏的哭诉中知道，廖永忠不知何时离开了她，她摔到地板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廖永忠，然而舱里没有第二个人。

因抱着竹氏，王琳不能快跑，这才发现舷梯边的大片血迹和被砍断的铁链。

他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

朱元璋翅膀硬了，恩将仇报，开始啄食母睛。

他万分悲愤，大骂道：

“朱重八这个麻子，良心喂了狗，竟学起项羽弑义帝的举动来！”

此时韩林儿已被侍卫救到甲板上，听得王琳的恶骂，才恍然大悟，立时神色惨变，如呆如痴。

卫士们嚷了起来：“王千户，快设法救陛下上岸，发布檄文，招募兵马，讨伐叛臣朱元璋！”

韩林儿这才回过魂来，悲哀地摇了摇头：

“没用了，谁也动摇不了他的根基。即便有二三个刚直臣怜而王我，也徒增战乱而已。朕不愿苟活了，汝等快砸烂门窗，抱了木板逃命去吧！”

“不，陛下，无论如何，总不能让叛贼这么称心如意！”王琳目眦欲裂，“纵使失败，也要把叛贼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快点火，向银花郡主求救，她们兴许快到岸边了。再者，渔船也会看见的。”

这倒是个主意，可是船中哪有点火之物呢？

却得一个卫士提醒，他们七手八脚把门窗点燃。

然而等了又等，嗓子都喊破了，茫茫江面，哪有半条船的影子来？

显然，朱元璋计划得十分周密，不仅扣住了这一带的渔船，而且事先把银花郡主和彭普胜调开，让他们去押运宫中器物。

船越沉越快，火越燃越近……

刘皇后抱着银铃公主哭得声噎气绝……

宫女竹氏没想到廖永忠会在玩弄以后竟把自己置之死地，大叫大骂着快发了疯……

王琳曾想到过跳江泅上岸，可是，一看眼前的五十个侍卫，除自己以外，全是旱鸭子。

他这时才明白，丁玉是个可耻的内奸，是他故意把会水的五十多名侍卫全挑走了！

他心如箭穿，一膝向韩林儿跪下，悲愤地说：

“万岁，丁玉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把我们卖了，所有会水的侍卫都让他留在岸上了。万岁，末将只能保得万岁上岸。万岁，快跟末将跳江吧，不然来不及了！”

韩林儿却去刘皇后怀中拉过银铃公主，往王琳面前一推，哽咽道：

“带走她吧，逢年过节，让她给她父母焚炷香化点纸钱！”

他一转身，跳入了波涛翻滚的大江之中。

众宫女、侍卫都惊呆了。

就在这一瞬间，刘皇后说了声：“王琳，银铃公主就拜托

给你了。”一转身也随韩林儿去了。

银铃公主大哭着扑向船舷，撕肝裂胆地呼唤着“父皇母后”。

王琳抱着公主，跪在甲板上，借火光看着吞噬了韩林儿夫妇的波涛，泪下如雨。

宫女和侍卫们大骂着朱元璋，呼唤着他们年轻领袖的尊号，前前后后地投入波涛之中。

到大宋红旗着火之时，甲板上只剩下王琳和小公主了。

王琳虽然会水，却也没有把握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把小公主救上岸。他用剑劈下一块门板，去舱中找来一件皇后的大皮袍，将小公主裹得严严实实，包扎得泼水难入，这才把小公主放在门板上，轻轻放入水中，奋力推着木板，斜着向北岸游去。

火光照亮了天空，照亮了小公主的白袍和王琳的红帽。

不过片刻，王琳便觉得水寒彻骨，血液似乎冻结，手脚也不听使唤了，要越过一个浪峰，冲出一道波谷，简直难于上青天跨银河。

他毫无信心了，只盼有“浪里蛟”的美名的银花郡主能从天而降。

他不时看看北岸，幻想着能出现奇迹，然而他心中却总响着另外一种声音：“丁玉既成奸细，岂能轻易放过银花郡主和彭普胜？只怕他们……”

王琳不敢再往下想，抬眼看看北岸，只觉得一线长江忽然变得其阔无比，似乎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安全的彼岸却遥远得好像在地角天边。

银铃见老是到不了岸，不由问道：
“王千户，‘浪里蛟’会来救我们吧？”
王琳含泪答道：“会的，公主，会的！”
然而他心中却在说：“公主，银花郡主她也是自身难保啊！”

王琳猜对了，银花郡主此时确实自身难保，陷入赵长胜与丁玉的凶恶围攻之中。

原来，丁玉被朱元璋召去应天（今南京）后便背叛了小明王，投靠了朱元璋，并负责把银花郡主和彭普胜骗离小明王，让廖永忠好做手脚。丁玉虽然不知道朱元璋的具体阴谋，却也猜到廖会利用长江。他不仅要走了所有会水的卫士，还劝说彭普胜和银花郡主同意把护送小明王的任务交给了廖永忠。一路上，他故意磨蹭，一有村店，就借口风雪太猛，总要挑脚夫和押运的士卒休息。

银花开始并未怀疑丁玉是藏有歹心，只是不放心小明王，一再催促赶路。最后，她只得表示，留彭普胜和丁玉押运宫中器物，她去协助王琳护驾。

彭普胜也怕王琳有了缓急时独力难支，也同意银花先行一步，去追赶皇帝的车驾。

丁玉怕被看出破绽，便表示愿和银花同行。

银花也未生疑，就带五个卫士，与丁玉上了路。

一路上，银花心急如火，只是拼命趱行，丁玉却总是落在后面，抱怨风雪太紧，行路太难。

银花虽才十五岁，因在战乱中长大，早已成熟晓事，见丁玉举动反常，暗起疑心，便对他说道：